

#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丁玖

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

我去年回国读到上海《文汇报》2009年5月9日刊登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专家杨东平撰写的文章“奥数热、择校热是不治之症吗？”该文批评了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一句口号：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完全同意杨教授的批判。这句绝非科学论断的教育口号对于中国目前摧残人性的初等教育方式，具有推波助澜的坏作用，需要“拨乱反正”。在三、四十年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那个年代，他的违背人类发展规律的某些政治口号很少有人质疑或公开批评，尚可理解。可是在如今“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世界村”信息高速公路时代，这句违背教育基本规律的口号却成为数不胜数的教师、家长教育孩子的座右铭，岂非咄咄怪事？真是令人费解！

我还记得80年代在南京大学读书时观看本系学生运动会女子800米赛时的一幕：起跑线上，铃声一响，一位女同学像离弦之箭，一马当先，向终点直奔而去，想拿第一的心情显而易见。且慢，不幸地（也是必然地），她越跑越慢，冲线时反而成了倒数第一。我当时就替她惋惜。倘若她科学地竞赛，凭其突出的身体素质，稳步开始，保持后劲，也许真的能拿第一呢。

90年代，我有次回国，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实话实说》刚开播时的一期节目，话题就是关于早期教育的。我记得被访问的那位嘉宾也用了长跑的例子形象地告诫大家，起跑线上的冲刺是得不偿失的，是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的。可是，他的科学建议却未能在大部分现场观众中引起共鸣。望子成龙的他们都说他自己已功成名就，就不顾别人子女的“死活”了。看到这里，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习惯用语：憾山易，憾解放军难。现实是：憾山易，憾根深蒂固的观念难！

**的确，十几年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信念已深深地扎根于祖国人民的心坎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君不见，奥数、音乐考级、强化班、辅导班等等五花八门，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家长疲于奔命，孩子苦不堪言。再加上成堆的课外作业，真把他们柔弱的还未发育完好的身体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如杨东平教授

引述的一位网友所言：“孩子们的苦难远远超过奥数的难题——他们没有自由、没有空间、没有自我、没有尊重、没有爱。”这位母亲仰天长叹：“大学里那么多教育专家们，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为孩子们说一句话？”

大学教授杨东平终于站起来了。他一声怒吼：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我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在中国读到硕士学位，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学位，后留美教书至今。我想通过中美两国教育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思考来说明为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流传甚广的名言是违反科学的，是误人子弟的。

我念初级小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夜，受到再正常不过的快乐教育。之后直到高中毕业基本上是以玩为主，兼学别样。因课余时间充沛，打乒乓、拉二胡、像猴子一样玩单杠，兴趣广泛，什么书都翻。14岁高中毕业，在家烧中饭三个月，火苗也把旺盛的求知欲熊熊点燃，一口气无师自通地读完文革前高中三年数理化全部教材，又在一个初中教了一个月的立体几何；连续在三个工厂工作近五年后，就凭那三个月的数学基本功，成为南京大学数学系77级大学生。我的同窗们和我一样，没听说过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期训练，个个身心健康，头脑清晰，志向远大。大学四年，我们早晨跑步锻炼、上午受业课堂、下午自习做题、晚上埋头苦干，周末有时爬山。我们目标始终如一，兴趣与时间赛跑，深得读书之乐趣。我们这一代学生，尽管在少年求学初期没有被强迫争第一，没有被抛进题海里淹死，在人生教育的起跑线上从容散步，自然风光尽收眼底，童年乐趣应有尽有，岂不快哉快哉？本质上，我上大学才开始从“ABC”起学英文，在“起跑线上”已经“输光了”，可是我和同学一样，进步神速，还修了三学期的德文。为什么学习能如此高效率，功课能全面发展？只因少年时代在父母“任其自然”的宽松环境中，书没读呆，就像刘欢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我多年后在母校高三教室门口目睹铺天盖地的高考复习资料无情地挡住了窗外明媚的阳光，一双双呆滞的眼睛在暗无天日的书海里发出幽灵般求救的绿光，我多么庆幸我们曾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那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当在交谈中听到

校长对江泽民刚刚提倡的“教育减负”不以为然之时，我就悲哀地发现，正是这些“灵魂的工程师”们推波助澜地炮制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这一奇谈怪论。

我女儿只在中国念过小学一年级，是受美国教育长大的。初中时，有一次她随我回国。我在北京学术访问，她在扬州爷爷奶奶处住了一个多月，因十分困惑于找不到同龄孩子玩，有感而发，在《中国教育报》上登了一文“我在美国读初中”。之中，她叹息道：

“这次回国满1个月时，我才与比我大1岁的江都表姐见面。由于功课多，她无法抽身和我相见。也上初二的她，连周末都不休息。早上5点起床做作业，晚上11点才睡觉。太辛苦了！就拿我扬州的堂弟来说，才二年级就很少有娱乐的时间。前几天我去南京外婆家，另一个上初二的表姐也很难有空和我玩。”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初中生活：

“在美国，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初中生早上8点15分上课，下午3点半放学。每天回家后，我做完作业还有充分时间学学中文语文、数学教科书、看小说和弹钢琴。像一般的美国学生那样，多数的时间还可以玩。”

最后，她的观察与思考导致科学的结论：

“在中国，每个学生都被逼着好好念书。在美国，个人的前途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方针是符合自然规律和教育规律的，是极其人性化的。人人都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老年人的坟墓”失之偏颇，“青年人的战场”大概如此，“儿童的乐园”绝对正确！在教育起跑线上，这个国家注重爱的教育、快乐的教育。它教孩子们基本的知识、做人的道理。它尊重个人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它从不鼓励超前教育、死记硬背，更不提倡“起点论英雄”。小学到初中，在轻松愉快中读书，反而学到了许许多多实用的知识。学生们个个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健康的心理与健康的躯体相得益彰。四年高中，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追求，他们基本上为满足自己的爱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选择他们的未来。他们开始紧张忙碌起来，但忙得正是时候，因为大学这个通才教育的大本营在向他们招手呢。我女儿上高中前有大量的时间培养兴趣和爱好，包括阅读中文作品，尤其是金庸、古龙的武侠

小说让她看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高中后，她除必修课外，选修了许多既有用又感兴趣的课程，轻而易举地拿到全额奖学金进了大学，刻苦求学四年后又以双学士学位顺理成章地成为另一所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事实是，在“兴趣大于一切”的教育理念下，美国的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对自己定位清楚，对人生目标明确，基本上成为不同层次的社会有用之才。如果他/她热爱某门学科，在那个领域成为杰出人才的概率很大，机会只垂青于那些既有好奇心，又不肯放弃的年轻人。美国本土培养的各行各业的尖端人才实在是太多了，这完全得益于其科学的教育手段。它金字塔形的人才结构就像是它所制定的健康食品金字塔结构，任其自然，自由发展，每个人都能在和谐社会中找到用武之地。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描绘美国的教育体制最为贴切。我们的报纸每年报道中国队又在国际奥数竞赛中拿了团体冠军，比美国队强多了，但这些金牌选手又有几人像我的大学同学，据我所知大概从未学过“奥数”、参加过数学竞赛的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田刚那样终生献给数学？而在美国，这样的人大都像他那样最终成了知名的数学教授。

毋庸置疑，天下没有哪一对父母不希望子女成材，不希望子女拥有幸福的未来。问题是怎样才能成材，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中国父母常告诫子女“先苦后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孩子在不堪重负之下丧失学习的动力，他们依然苦口婆心地再送上一句古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们的最初用意也许是好的，但一旦缺乏科学的态度就会物极必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好的动机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在高压下痛苦地学习反而容易没学会怎样读书，长大后倘若感到“一事无成”时就会怨恨父母、埋怨教师，就像旧中国包办婚姻缺乏感情的夫妇那样怨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辈子。岂不知，拔苗不能助长，循序才能渐进。“一口饭吃不成胖子”的道理妇孺皆知。对绝大多数学生，“欲速则不达”这一古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应让它多享受一点阳光下的“光合作用”，而不该客观效应上摧残之。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有一个童年，岂有失去之理？没有“起点争英雄”，他们有了健康快乐的少年时代，有了充分的时间培养探索未知世界不可抑止

的好奇心，大脑的潜能才能被卓有成效地挖掘，才会有动力、有激情、有抱负地投入到大学生的怀抱，既有了幸福的童年，又有了灿烂的未来，多么美妙。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信条难以打破的另一原因就是当今社会分配不公的教育资源和民众心中深深扎根的“名校情结”。**中学要进“重点中学”，大学要上“北大清华”。拥上这条“独木桥”，考分是唯一的指挥棒。于是小小年纪就被赶着在起跑线上狂奔，大汗淋漓，刚刚启蒙就被“奥数”蒙得团团转。力图“赢在起跑线上”，其结果是让绝大部分孩子丧失自信心，心灵在攀比中扭曲，心理在挤压下失衡。按我在中美两国的体验，小学、初中真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高中阶段可以用功一点，进了大学再刻苦一些，如果选择读博士，那就必须全力以赴，献身科学研究。这种“递增函数”式的学习方式比目前“大学前递增、大学后递减”的开口向下抛物线函数现状不知要好多少。我们在保持重教育文化传统的同时要多吸收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人人平等思想，牢记孔夫子“有教无类”之教诲，逐步减少“重点学校”的比例，让每个公民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的校长和教师要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珍爱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勿把成绩看得比天还高，勿把排名看得比地还大。我们要挡住到处兜售无用“辅导复习书”的唯利是图之辈，不让他们大赚天下父母的血汗钱来养肥自己。我们的媒体要少一点小题大做地宣传“高考状元”，岂不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输在终点线上”。一位友人告诉我，《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云：“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被人羡慕的‘高考状元’在社会的

发展中，最终被大浪淘沙，成了平庸者。这是中国应试教育苦果极典型的代表，也说明‘好学生’并不等于‘好人才’。”在美国，“高考状元”也许会拒绝“哈佛耶鲁”，而选择家乡名不见经传的人文学院，并不影响日后成为伟大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企业家的成才之路。很多伟大人物并不早慧，“起跑线上”也许跌跌撞撞，进了大学也未脱颖而出。美国第一个本土出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大学本科并非在我们想当然的名校度过，而只是在Oberlin学院，并且一待就是六年，直到获得奖学金去了还未成为美国物理学研究重镇的哥伦比亚大学。我们的大学要把重点放在“教书育人”，少浪费时间做低等、重复、挤文章、骗外行的无聊研究，少聘用分身无术、无实质贡献的“名人”来装潢门面。各地大学的教学质量大长之后，考生的第一选择就会均匀分布，就像美国那样良性循环。总之，如果不能逐步改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口号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的教育手段还是愚昧落后的，我们的孩子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能被救。

**让我们记住西方的一句谚语：“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们不应追求“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应鼓励“让孩子的未来赢在终点线上”！**

初稿于2009年5月17日星期日于北京中科院  
2010年3月12日最后修改

附记：初稿完稿之时，正值中央电视台播放和晶的《实话实说》新一期节目，话题就是奥数。所请嘉宾中当然有引起广大民众关注的杨东平教授。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郎主播也替他九岁孩子“鞭挞奥数”。看来，全方位的奥数训练终于是不得人心的。

## 作者简介

丁玖为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77级本科生，84年获硕士学位，师从何旭初教授。1990年获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导师李天岩教授。现为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

通讯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淮海路42-2 104 房间 丁椿转 丁玖  
电子信箱：jiudin@gmail.com

